

柳暗花明的导师们

■贺彬

关于阅读的追忆,我想要说的是那些注入了我的血液的阅读瞬间,还有无形之间成为了我的亲人的那些作家们。漫长的时间里,他们就是我纸面上的父母、姐妹,还有兄弟。

大学时代,我迫不及待从中文系的课堂上逃离,逃去图书馆长桌边的那个幽暗角落,冲动地啃读《外国现代派作品选》,卡夫卡、贝克特、普鲁斯特……

我和同宿舍的另外三个同学,组成了一个小型文学社,开始在油绿色方格子的稿纸上涂抹最初虚构想象,我和定期交换小说习作的刘建东共同爱上了海明威。有一天他在那本蓝色封皮儿的《海明威短篇小说选》(上海译文1981年版)中为我挑出一篇《雨中的猫》说,你必须得看看这个东西,这叙述,简直了!

我看了,同样痴迷、深陷进去。在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,我们都约而同地用海明威的腔调写故事。阴暗的小酒馆,萧瑟无人的街头,还有骑在自行车上,头顶向后划去的树叶,白天透过来的是太阳,夜里洒下来的则是路灯光……我们从海明威的小说里借来场景和句子,开启了小说写作的最初步。

那个时候我们当然还不可能意识到,海明威,《雨中的猫》,其实无形中教导了我们怎样尽可能简省地去完成叙述,怎样将你文字行进的速度,与一只猫穿过雨巷的速度匹配起来,最后,如何用提纯的句子,建构属于你的“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”。

大学二年级的暑假,我去探访同宿舍的大付远在陕北高原上的老家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,陕北,在我们那一代文青中间,是当仁不让的圣地。陈凯歌的《黄土地》,路遥的《人生》,赋予了它神奇而瑰丽的色彩。

那年我从西安搭乘长途汽车前往旬邑,中午左右抵达,我的身边围绕着的,已是辽阔无边的黄土高坡,但原本该来接站的大付却不知因为何事完全不见踪影。我只好返身候车室,随便找了张长椅坐下。

旬邑县当时的车站是那种彻头彻尾的小站,候车室差不多只有一间教室大小,印象里虽有宽敞的门窗,但中午以后,那里就陷在深沉的暗影里。

我从背包里掏出一本《十月》杂志的长篇增刊,里头有马尔克斯《百年孤独》最早的中文译本。我读起来,然后,整个旬邑车站就那么一点点。

点地,缓缓地升到了半空。

那天无比神奇的阅读体验,在我之后漫长的阅读生涯里,再也没能重现:阅读之中,周围的一切,不知不觉退去,我懵懵懂懂地来到一个幽暗的舞台中央,然后就听见马尔克斯那带有魔力的声音,在幕布背后响起来。

在那个被遗弃在偏远小站的下午,马尔克斯的文字,就这样轻易撬开了那扇通往“平行世界”的大门。我开始相信,即使现实的车站外阳光闪耀,我可怜的肉身险象环生,我也仍然可以忘记孤独和恐惧,乘上虚构的夜航船恣意遨游。

我要说到的第三位作家是契诃夫。

现在回想起来,已很难有一个具体的瞬间来还原我一步一步接近这位大师的旅程。

2012年的一条博客里,我是这样写的:“大约在2007年,我迷上了契诃夫。我翻箱倒柜找出了汝龙翻译的那套十卷本小说全集,开始进入这个俄罗斯医师、后来的肺结核患者营造的世界……我逐字读完那个十卷本的最后四卷以后,已是2009年的冬天,重庆最冷的那几天,我在笔记里对自己说,我发现我找到了精神的故乡……”

事实上,在很长时间里,我都没有搞懂,我对契诃夫至于如此痴迷。

那一年年终的一次加班中途,我突然爆发带状疱疹,破损的皮疹直抵我左脸的太阳穴,并开始侵犯我的左眼。尽管如此,我仍然毫无障碍地与契诃夫故事里浓郁如雾的忧伤共情。

我渐渐明白,契诃夫是那样的作家,他一面哀叹生活的不堪,一事无成的绝望,一面又提醒你不要忘记家中园子里开花的树,去看看月光如何照在无人的小路上……

我们为什么要热爱契诃夫?或者换一个问法,我们为什么要热爱阅读和写作?

用布克奖作家乔治·桑德斯的话来说就是,当你困于生活,除了沉浸在故事里,你还能去哪里呢?在阅读的世界里,你总归是可以找到那样的故事的,你是如此热烈地喜爱它,在其中,你可自由地抒发爱或恨,如此彻底地做自己。而当故事完结,你会对故事里的人物或是作者深鞠一躬说,很高兴我们一起度过了这段时光!

1300年,35岁的但丁在《神曲》里写道:“当人生的中途,我迷失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之中。”但他终归还是得到了导师维吉尔的引领,之后历经炼狱,最终抵达了光明的天堂。

我要说的是,阅读也是如此,山重水复之后,必有柳暗花明的导师在等你。

(作者系资深媒体人,小说作者)

“第一读者”触摸的光芒

■杨耘

“阅读”这个词是自带光环的,比如,读书人都认同“开卷有益”。当然,同样有名的一句话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所说:“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。”

我作为“第一读者”时,更偏爱阅读文学类图书。所谓“第一读者”,是人们对编辑的美称,即最早接触和阅读作品的人。

不妨分享几个小故事。

君子之风刘雪庵

2023年4月15日晚7时,重庆铜梁区体育馆,首届刘雪庵音乐节开幕式暨刘雪庵经典作品交响音乐会盛大开启。歌唱家们逐一唱响《长城谣》《红豆词》《何日君再来》《踏雪寻梅》等刘雪庵的代表作。

我在音乐会现场,因为一本书,心绪难平。2013年初,我阅读到一本名为《何日君再来——刘雪庵传》的书稿。作者我并不熟悉。书稿在案头摆放了几天。某日,我随手翻看起来,竟被刘雪庵的身世深深打动,作家李明忠关于作品的巧妙构思、关于刘雪庵的叙事与表达,一下子拉近了他们与我这个“第一读者”的感情,我被刘雪庵音乐作品电光石火般的光芒所击中。

记得我那天读书稿至深夜才离开办公室回家,一路上都有星光映照——那就是耳边回响的刘雪庵作品的歌声与旋律。

尔后,我们编辑团队自发地为这本书的尽快出版加倍忙碌。我们甚至非常愧疚,为什么之前对刘雪庵知之甚少?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对《何日君再来》这首歌抱有偏见?

大家都知道郭沫若的话剧《屈原》在20世纪40年代成为重庆的“戏剧神话”,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话剧《屈原》的曲作者是刘雪庵?刘雪庵这位重庆铜梁籍音乐大师,以君子之风才子之气创作了灿若星辰的音乐作品,其中被誉为百年华人音乐经典的作品为数众多,且在世界各地传唱。

编辑过程中,我们得到许多人的帮助,如书稿中拟用的一张郭沫若与刘雪庵两家人上世纪40年代于重庆张家花园的合影,须得到郭沫若家人肖像使用授权。我辗转找到郭先生女儿郭平英女士,平英姐不仅慨然应允,还从她家相册中找到图像十分清晰的同版照片扫描发给我(书稿中原照片有损)。

类似的例子很多。2014年2月,图书《何日君再来——刘雪庵传》正式出版。因为这个缘由,我与刘雪庵亲属和作家李明忠老师,有了很日常的交流和真诚的友谊。

认知地图被重组

很幸运担任《大足石刻全集》(11卷19册)中1卷2册的“第一读者”。我曾多次拜谒大足石刻,犹忆起第一次参观大足北山的情景,不曾一次审美洗礼。

那么多优美的观音造像,诗意而轻盈,让人欣喜。除了观音系列造像外,千手观音则以其独特而宏大造型令人铭心镂骨。

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大足石刻,不仅雕刻技艺精湛,文化内涵也丰富多彩,佛教、道教、儒教题材自成一体,更多造像还表达了日常烟火,与今人尤为亲近。

不期而遇的是,在对书稿的阅读编辑中,这些造像和场景自由地出入于我眼前,仿佛为我展示了千百年来山崖上的宗教仪式、匠心独运与雕琢之声,为我镌刻下某些历史的、未来的、社会的、审美的记忆与智慧。

我知道,它们有效地重组了我的认知地图。阅读中的琐碎和编辑中所有的日常,又变得深邃起来。从理论上讲,因日晒雨淋、风蚀碱化,石刻的损毁是一种必然趋势,现在所做的科考、数字成像和图书编纂等保护工作只是在延缓这种趋势而已,但这些工作不是同样有着文明的意义和价值吗!

女性作家的精神气质

虽然阅读重庆女性作家的作品并不多,但精神对话从不设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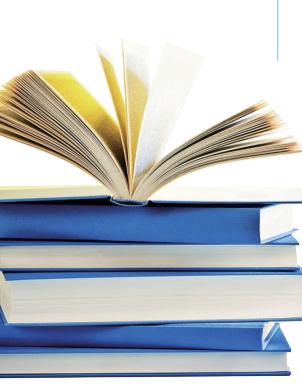
阅读《催眠师甄妮》(冉冉著)、《山河爽朗》(吴景娅著)时,能清晰地看到作者优雅步态中的昂扬气质。我读出《催眠师甄妮》中的人物,在与世界、与自己和解却又不甘于和解时的倔强:自愈和健康的主动权,不仅自己要牢牢把握,也要让更多的人学会把握。《山河爽朗》优美娴静地直抒胸臆,深刻地反思某些城市病,多层次的审美批判还包括不吝解剖自己,保持了一个作家关于人与城、关于山川自然与人文万象的深度思考。《重庆传》作者中众多女性作家,表达独特、笔力洒脱。

每每阅读到她们私人叙事中的或豪迈或坚韧或俏皮,我便会对着书籍会心一笑或放声大笑。她们与重庆这座城,有着相似的气质,那就是既优雅又豪爽,既柔情似水又刚毅果决!

当下,阅读形态早已从简牍、帛书演变为纸质图书和电子屏幕,但阅读提升认知、训练思维、隔空交流的功能却未曾有变。

感恩阅读中我感应与触摸到的光芒,它们或许并不耀眼,但总是很深邃。

(作者系重庆出版社编审,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)



投稿邮箱:kjwtxz@163.com

出入有无读出真

清那一个故事的真。

读史如此,读人亦然。

对“诗圣”杜甫,大多数人以为他与“诗仙”李白迥异其趣,不了解,甚或不相信他俩同样诗酒狂放。说李白狂的多有,说杜甫狂的近无。

其实,杜甫不但在早年的《壮游》诗里自谓“裘马颇清狂”,而且在晚年的《狂夫》诗里“自笑狂夫老更狂”。正是从这种有无相生当中,我到老年也终于读懂了清狂一生的“诗圣”杜甫,于2016年写成了30多万字的《狂夫》杜甫》一书。

这本拙著,从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凌云壮志,“致君尧舜上,再使风俗淳”的功业自期,“赋料扬雄敌,诗看子建亲”的才华自矜,“宽心应是酒,遣兴莫过诗”的诗酒任性等10个层面,多向度地重述了“狂夫”杜甫,填补了千余年来杜甫研究中的一个空缺,真知全来自出入有无。

说到底,有与无本就是对立的统一,既存在于历史和现实,也存在于认知和阅读。

十几年前,拙著《三国十八扯》面世,我在小序中概括过三句话:从有处读出无,从无处读出有,从有无相生中读出历史奥秘。

我不敢说这一经验普适于一切阅读,但敢于说,至少是在文史哲领域,出入有无读出真既必要,也有用。

(作者系文史学者,文艺评论家)

阅读
赠予我的

■蓝锡麟

60多年前,初读鲁迅《狂人日记》,我记住了其中的一段话:“我翻开历史一查,这历史没有年代,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‘仁义道德’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,仔细看了半夜,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,满页都写着两个字是‘吃人’。”

很明显,鲁迅洞幽烛微,从字面有处看到的是假,从字缝无处读出的是真。后来的阅历渐次多了,方才感悟,这种“出入有无读出真”的阅读方法,具有广泛适用性。

比如读三国史,谁都绕不开刘备永安托孤的故事。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记得明白:“先主于永安病笃,召亮于成都,属以后事,谓亮曰:‘君才十倍曹丕,必能安国,终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辅,辅之;如其不才,君可自取。’亮涕泣曰:‘臣敢竭股肱之力,效忠贞之节,继之以死。’”

《三国演义》写这个故事,文字几乎完全照搬,只将“涕泣”改成了“叩头流血”。千百年以来,这段故事成为“忠信”佳话。

真的是这样吗?否!刘备分明是话里有话,说出来的只是假的,没说出来的才是真的。裴松之作注,只引了晋人孙盛的话,揭穿刘备所说全属“诡伪之辞”,意在试探、震慑诸葛亮,所以诸葛亮会有那种反应。

从而当确认,只有读出有背后的无,才能认

旧书,暗角处开出的花

■郑劲松

“臧克家同志:八十年前,我高中时就读过你最早的诗集,我很喜欢她……关汝贞记。”

在北碚天生路一家旧书店,当翻开一本发黄的《臧克家诗选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)扉页,看到这段手写笔记时,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。这本写满批注的旧书就此被我珍藏。

臧克家是谁?不用解释,当代著名诗人,《有的人》一诗早已家喻户晓。

关汝贞,读者当然很陌生,但在我却是一个熟悉的名字。他是西南大学医院已故医生,我在学校宣传部工作时曾多次报道他生前的事迹。抗战时,关医生考入内迁北碚的江苏医学院(现南京医科大学前身),毕业后留渝工作,曾任校医多年。上世纪80年代,关医生退而不休,几乎每个周末,都背着一大口袋图书到学生园区“摆摊”,给大学生们讲红色故事。这一摆就是20年,直到病逝前夕。

这本《臧克家诗选》的序言写于1978年4月,作者回顾自己在重庆的抗战岁月后写道:“……我以七十三岁的年龄,可以作这些峥嵘岁月的见证人。”读者关汝贞用红笔在旁边批注:“我以九十三岁的年龄,可以作这些峥嵘岁月的见证人。2013年3月5日”

看,一本旧书上,藏书人、读者和作者跨时空对话,是不是令人动容?

这样的旧书故事还很多。哲人曾说,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。我想补一句,书籍也是人类最可亲可敬的朋友。那旧书,就该是人类的老朋友了。

那些多个主人手中传递过的旧书,无意之中把人与人之间“联结”起来,打通了旧时光,唤醒了沉睡的记忆。

一册蒙尘的旧书,重新摩挲在手,岁月的尘埃就会被轻轻掸去,过去的生活场景或时代风貌便如昨日重现,岂不如老朋友“摆龙门阵”般的亲

那些都帮我打开了谜底。

多和旧书交朋友吧!寂寞的暗角会开出一些岁月的花朵来,任何时候打量,她都是那样鲜艳而动人。

(作者系西南大学档案馆、校史馆、博物馆副馆长)

读书,像春树长出新芽

■李立峰

春天来了,春树会长出新芽,吐出繁花。读书,就像是春树长出新芽。

独乐乐不如众乐乐。一年前的三月,我和单位一群35岁以下的年轻人一合计,组建了青荷读书沙龙,提出“十个一”的小目标——每个月读完一本书,每季度完成一篇工作信息,每半年完成一篇理论文章……

读书无他,唯坚持尔。久了形成习惯,也就舍弃了其他。对同事如此,对孩子如此,对自已也是如此。

环境塑造人,润物细无声。

一天,儿子准备邀请几位好哥们一起去观看宫崎骏导演的电影——《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》。我问为何要看这部电影,他开始给我科普宫崎骏,说重庆的洪崖洞,号称中国版的“千与千寻”,而《千与千寻》正是宫崎骏最成功的作品之一。

既然孩子感兴趣,作为家长唯有支持。又是一个周五,儿子塞给我一本《吉卜力的天才们》,一本介绍宫崎骏创建的吉卜力工作室的访谈录。那时我才知道,这就是那次看电影的衍生品——从电影到书,满满的,都是孩子阅读的“套路”。

还有一天,我向家人安利刚刚读过的《控糖革命》。这本书告诉我们,健康的关键是控糖,减重也是。控糖只需要三步:正确的吃饭顺序:蔬菜——肉——米面——水果;饭前喝一勺醋,最好是苹果醋;饭后散步20分钟。

读书亦如登山。如果你是站在南山之上,看到的只是字水宵灯,两江汇流。如果你是站在金佛山之上,看到的会是冰天雪地,玉树琼花。

如果你是站在玉龙雪山之上,看到的会是一览众山小,江河如玉带。如果你是站在珠穆朗玛峰之上,看到的会是人间苍茫,宇宙无极。

胸有文章,境深界宽。你读过的书,都藏在你的气质里,言谈中。你读过的书,会一直滋养你,塑造你,让人生这棵树频频长出新芽。

(作者系首届全国检察新闻宣传文化人才库成员,重庆市十大最美书香家庭获得者)